

阴谋 INTRIGUE

FEIWOSICUN  
WORKS

匪我思存<sup>著</sup>

01  
NO.

我到底有多爱你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。  
可这世上的爱情，无可奈何，身家利益总要排在前面。

LOVE AND  
INTRIGUE

# 裂锦

[新版]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匪我思存



FEMOSICUN  
WORKS

01

LOVE  
AND  
INTRIGUE

裂錦

新世界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裂锦/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1. 1 (2005. 8初版)

ISBN 978-7-80187-766-6

I. 裂... II. 思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73739号

---

## 裂 锦

---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小 歪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蔺善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n](http://www.nwp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30千 印张: 7.5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3版 2011年3月北京第1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87-766-6

定 价: 26.0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生活是一袭华丽的锦袍，  
她终究只是一朵锦上花，  
点缀在他姹紫嫣红的过往，静静凋谢在撕裂中。

## 序PREFACE

浮生如梦

最近突然又迷恋上甜食，即使是半夜肚子饿了，仍会去厨房替自己煮一碗汤圆。

非常好吃的中国传统小吃，咬一口，琥珀色的玫瑰糖馅会从雪白的薄皮里慢慢渗出来，淌满整支细瓷小勺。空气里氤氲着蜜糖的香气，在这样春寒料峭的夜晚，会令人觉得温暖且安逸。

看，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，但凡生活中尝一点这样的小甜蜜，便已经觉得幸福。

十余岁时，少年意气，睥睨天下，其实并不懂得什么叫幸福。

于是一意孤行，执著于求不得。

《裂锦》初稿完成时，还是学生时代，不知为何，就固执地相信了所谓的苍凉，执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。

或许是临近毕业，有一种青春的茫然与焦虑，总觉得前途漫漫，而来日大难。仿佛是小时候邻居折了一枝灼灼的桃花给我，执在手里，春日的艳阳照着，而花却渐渐萎了，不知不觉便有眼泪涌出来。

彼时还不知晓，彩云易散琉璃脆，那样美丽，却不持久。

隔了许久再看《裂锦》，自己倒被自己骇得倒吸一口凉气。

大抵是少年不识愁滋味，而如今早已是天凉好个秋。

所以，从容微笑，从容生活。

后来写了一段续篇《满盘皆输》，故事里的时间跨越数十载，文字上亦隔了数年，人物与故事，都恍若前生。

还是很欢喜，看到一个个熟悉的人物，从笔下渐渐描摹。仿佛见到旧友，哪怕岁月流转，风雨如晦。

不是不唏嘘。

《裂锦》是我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，记得它初版时，我曾经写过序言，在某个大雨滂沱的夜晚。那时的心境与那时的思绪，早已经成了旧时光。

旧时光，岁月流金。

彼时站在文字的门槛外，仿佛闻一声巨响，便有幸见识到，五彩缤纷流光溢彩的世界。

眼花缭乱，然后跃跃欲试。

一路走过来，跌跌撞撞，所幸运气极好，遇上那样多的朋友，总是肯坦诚相待，总是肯不离不弃。

一直一直对人家讲，我是写小言情的，在言情前加一个“小”字，对旁人而言或许是轻蔑，对我而言，却是亲切。笔下的每一个人，哪怕是十恶不赦的坏蛋，其实也是用尽了心思，冀望于能将他写得栩栩如生。

或许没有能力做到最好，但我愿尽我所能，做到问心无愧。

谨以此文，感谢一直以来，支持我的记忆坊与新世界出版社。

感谢那些帮助过我，默默支持着我的每一位看官大人们。

感谢我最可爱的父母。

谢谢！

匪我思存

2007年3月6日

人生只若如初见  
那么我又如何告诉你  
从前的从前  
我曾经在遥远的人群里  
凝睇过你的容颜  
而我未知此时此刻的交集



人生只若初见



## 【一】

天气热得像是太阳要坠下来了一样。阳光照在那些高大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上，更加刺眼得叫人不敢看。

今天晚上大概会有一场雷雨吧，傅圣歆有些烦躁地想。屋子里冷气打得不高，她又一直不停地在做事，所以还是热。她放下了那些厚厚的账目，走过去调冷气。冷气开关是个漂亮的嵌在墙里的小匣子——她从小就玩熟了的东西。掀开那木纹的盖子，把那个红色的钮拨到最下，天花板上的冷气出口顿时发出一阵“嘶嘶”的风声。

中央空调系统严重老化了，所以用起来总是有噪音——这里的一切都老化了——褪成粉黄色的墙、茶色的玻璃窗、乳白色

的写字台、乳白色的地砖……都是她熟悉得和自己手纹一样的东西，怎么就已经这样陈旧了……

想一想也该旧了，这幢写字楼是她七岁那年迁入的，一晃眼十多年就流水一样地过去了，水面上有过许多的漩涡和美丽的泡沫，可是水流匆匆，什么也没有留下……

这间办公室是她儿时的游戏乐园。那宽大的桌子底下，多少次她藏在里头，让父亲好找。那乳白色的文件柜上，还留着她用铅笔划下的浅痕……

她将头搁在椅背上，静静地打量着这熟悉的一切。

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，她真有些害怕，噩耗一个接一个地传来，都是顺着这条细细的电话线。可是，还是得听。是福是祸，反正最坏的事情早就发生了，还怕什么呢？

秘书李太太那有些哑哑的声音：“傅小姐，蔡经理电话。”

“接进来吧。”

蔡经理的声音也是疲惫不堪的：“圣歆，对不起。”

她的心直直地坠下去，坠进望不见底的深渊里，背心里的冷汗又冒了出来。她扶着桌子，心里也一阵阵地发虚。

“我尽了全力了，可是他们不肯放过我们。他们要斩草除根，我求他们给我们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，他们都不肯。”

她的手心里也都是湿濡濡的汗，听筒在手里滑腻腻的总像是拿不住了，她的声音也不像是从自己口中发出的，嗡嗡的在耳边响着：“他们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们要看着我们清盘。”

她早知道的，不是吗？

蔡经理的声音中透着疲乏与悲哀：“我跟了董事长十七年了，我没有本事没有办法……我救不了董事长……我连他最后的

基业都保不住……”

“蔡伯伯，这不怪你。”她的声音也是乏到了极点，“我们都已经尽了全力了。”

背心里的汗冷了，衣服贴在身上，冷得令她打了个寒噤。也许是冷气开得太大了吧。她伏在沙发上，冰凉的芙蓉簪贴着她的脸，这么多年，芙蓉簪也摩挲成了温润的红色，滑不留手的芙蓉簪呵！一格一格的凉贴在脸上，又有一条一条的热顺着脸流下去……

斜阳一寸一寸地正从窗外坠下去，酸酸的麻意也正顺着腿爬上来，她一动不动，呆呆地瞧着那一分一分移过来的余晖。

阳光终于怯怯地站到了她的手边，照着她指上那枚戒指，钻石反射着璀璨的光芒。她早应该把戒指捋下来扔进垃圾桶的，这是污辱，对她父亲的污辱！也是对她最尖利的讽刺！

她张开手，太阳给纤细的手指镀上了一圈红红的边，白金指环套在第二个指节下，仿佛天生就嵌在那里。

戴了四年！什么叫承诺？什么叫天长地久？什么叫情比金坚？钻石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物质，所以用它来象征爱情。人真是蠢！明知道人心是世上最不可捉摸的东西，还希图用些表面形式来证实，实在是愚蠢得可笑！

她用力褪下戒指，站起来打开窗子，轻轻一松手，那点闪亮就无声无息地坠了下去。她伏在窗台上看着，小黑点越来越小，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也没有听见任何声音——

这里是十楼，底下是繁华的商业区，人头攒动，就像海一样，墨黑的海……没有底……也没有声音……

风像一双热烘烘的手逼过来，包住了她的脸，捧着、捏着，她透不过气来，往前倾了倾。底下的海更近了，沉沉地诱

惑着她。

窗棂上有根小小的钉尖冒在外面，上面挂着一簇米色的线绒，在风里摇头叹气。她伸出手去，捉住了。她认得，这件毛衣是她织给父亲的。她第一次织毛衣，原本打算圣诞节送给父亲做礼物的，谁知织得那样慢，一直到五月份父亲的生日才完工，送了给他。父亲乐得像个孩子，连连赞漂亮，说可惜天已经热了，恐怕还要等半年才好穿……他没有等到半年，半个月前，他特意换上了这件毛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，就从这扇窗子里纵身跃了下去……

一阵天旋地转袭上来，她猛地缩回了身体。

不！她不能！父亲那洒满泪痕的遗书上，字字都被泪水漾开了，字字她却都看得清清楚楚：“歆儿……我最疼爱的女儿……我抱歉……我深深地内疚……我要走了……把这样一副重担留给你去挑……我是多么的自私……”

是的！他自私！他就这样狠心地将她推到这绝路上，让她去抵挡翻天覆地的巨浪狂澜！

她还记得自己抱着父亲冰冷的身体，那冰冷几乎连她的心都冻结了，她抱着父亲狂哭：“爸爸！你叫我怎么办？你叫我怎么办？爸爸……”

亲她疼她的父亲永远都不能回答她了，她恐惧而绝望地嚎啕大哭，一直哭到连声音也发不出来……

她知道，从今以后自己再也没有哭泣的权力了。从今以后，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眼泪，都只可以往心里咽。再也没有人来为她遮风挡雨了，她要挑起一副父亲也挑不起的重担。

她根本没有资格逃避！

她挺了挺脊背，手下意识地抚向电话。一串再熟悉不过的号

码在指尖蠢蠢欲动。揪心的痛又泛上来，她真是要疯了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！

门上响起细微的剥啄声，是李太太。她的样子憔悴，眼圈红红的。毕竟她做了父亲近十年的秘书，宾主之谊匪浅。这些天也辛苦了她，竭尽全力地和她一块儿想着办法，回忆着可以求救的关系。哪怕可能有一丝希望的，她都找了出来告诉她。

“傅小姐，下班了。”

“哦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再待一会儿。”

“傅小姐……”李太太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，“那你可也要早点儿回家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！”

李太太走了，屋子里又静下来，静得像坟墓一样。她坐回沙发上，这是她的老位置，小时候玩得倦了常常就在这领芙蓉簪上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身上永远盖着父亲的西装外套……

她站起来，给蔡经理打电话：“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蔡经理不说话，她也知道自己是站在绝壁上头，根本早已是无路可走，可是还是想多此一问。

“帮我联络简子俊，我去和他谈。”

蔡经理怔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是。”

简子俊！她对自己冷笑，没想到她还可以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个名字来！简子俊！
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两小无猜的年华。

“俊哥哥，我长大了就嫁给你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们两个人最好，我当然要娶你，你当然要嫁给我。”

……

这种痛一直痛入肝肠，痛入骨髓，痛得五脏六腑都扭曲了……

第二天蔡经理才得到答复转告她：“简子俊的秘书说他没有时间。我想是他不想见你。”

不想见她，那么她是否该觉得可以聊以自慰？他起码心虚，觉得有愧于她，所以不敢见她？

错了！大错特错！是他根本就不屑于见她。她今天算什么？一点儿利用价值都没有了，她凭什么来耽误他宝贵的时间？

她冷汗涔涔。父亲一手创下的基业绝不能落入这个人手中。就算玉石俱焚，她也不会让他踏进这里，在父亲的国土上耀武扬威。她不允许！在这一秒钟内，她就下定了决心，她决定孤注一掷了，反正她什么都没有了，她输得起——只不过还有一条命罢了！

“那好，替我联络易志维。”

蔡经理吃了一大惊：“易志维？傅小姐……”

“告诉易志维，我想和他谈谈。”坚定的口气更像是在告诫自己什么……反正……她早就生不如死了……

反正……她早就一无所有了……

易志维也不肯见她。的确，易总裁日理万机，哪有空来答理她……傅家现在是落水狗，人人都想再打上一竿，只怕它不死！

她想尽了办法，自己给易志维打电话，从总机到秘书室，一层一层地通报上去，最后是易志维的助理彬彬有礼地告诉她：

“易先生目前不在台北。”

她真是要绝望了。

这个时候李太太想出了办法，她在八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易志维的文章，文章里提到易志维有一个癖好——每天早上到淡



水高尔夫俱乐部去打几杆球。

淡水的这家俱乐部，是台北附近最有名的销金窝，非会员想要入内比登天还难。可是傅圣歆有会员卡——应该说是她父亲的会员卡。这家俱乐部每年审定一次会员资格，交纳高达数百万元的会费，然后再发放这一年的新卡，这种会员卡是身份的象征，所以傅良栋虽不喜打球，亦年年申请——没想到今年却派上了用场。

傅圣歆一清早就去球场守株待兔，果不其然，七点多钟就看到易志维那部银灰色的林肯驶入了停车场。

她的心怦怦地跳着，眼睁睁地看着司机下车，打开后座车门。却是位袅袅婷婷的美人先下了车，傅圣歆认出来了，是影星祝佳佳，与易志维神色亲昵，她只得径直硬着头皮迎了上去：

“易先生。”

易志维扬了扬眉，不太高兴似的。不过他是世家子弟，讲的就是风度，所以仍礼貌地含笑问候：“傅小姐，来打球？”

寒暄了这一句，立即想挽着美人走开。傅圣歆却急切地说：“易先生，我只占用你五分钟。”

他耸耸肩：“我很忙。”

她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：“不至于忙到连五分钟时间都没有，对吧？”

他笑了一下：“好吧，我就给你五分钟。”转脸对祝佳佳说，“去那边叫好早餐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”然后他抬腕看表，看样子真的要倒计时了。

她舔了一下干涩的嘴唇，艰难地措辞：“易先生，现在只有你可以救华宇。我可以把手头三成的股权以一个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你，你做执行董事。”

他又笑了一下：“谢谢。我不感兴趣。”